

凡夫成佛

劉欣如

何必作繭自縛？

美國有一位郵局職員，因為辦公室要裝電腦或什麼機器，竟跟同事意見不合，一氣之下，次日攜槍至郵局亂射洩憤，殺死好幾個人。之後，發現他有強烈的反文明傾向，原來，案發前，他曾屢次投書報社，埋怨現代什麼都科學化，機械化，簡直把人綁死了，摧殘了人的純真與自由的天性，失去生活的樂趣。乍聽之下，肯定有人會譏笑他頭腦短路，精神有問題，誰不追逐時代潮流——講速度，談效率，凡事爭第一；如果反其道而行，當然會被淘汰，自己要反省，要調適呀！

其實，未必所有的人都贊同這種譏笑，說不定連嘲笑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適應這種時代的生活要求，只是無奈、麻痺，或莫名其妙地人云亦云罷了。

還記得幾年前，一個美國人被朋友問到最喜歡住在那裏？他毫不猶豫地回答，中國大陸

的成都。問他什麼原因？他非常依戀地回憶，有一次，他去成都旅行，早晨起來，打開門窗一看，哇！街上有成百上千的腳踏車，人們不急不緩地踩動，表情沒有一點兒忙碌和緊張，街上看不到一輛卡車，天上也沒有一架飛機，那種悠閒的景象令他著迷。看來這個老美也有反文明傾向，甚至心裏也埋怨美國這個最先進的社會一切電腦化、科學化。疾駛的車輛，令人精神緊張。俗話說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別以為所有現代人在生活各方面都羨慕和追求高效率、快速度。試問成天忙碌，所為何來？心靈空虛，貪瞋癡不減，豈能靠電腦來克服？自殺率上升，情緒苦惱，怎能賴藥物治療？倘若答案是否定的，當然要另尋對策呀。

我有一位好友曾告訴我，有一年他去東京作客，寄寓在朋友家裏，不巧連續幾天下雨，雨後濕氣很重，令人煩悶。女主人抱來一大堆電化器具和成疊的說明手冊，逐一教他怎樣應用這些器物。例如除濕機、暖氣機、烘衣機

等，有些用來烤棉被，有些用來燙襯衫。五花八門的電器產品，各有不同的功能和用途。在生活上實夠複雜，頃刻間，他覺得頭腦負荷繁重，要記住那麼多知識很累人。最後，他回憶說，當時一種也沒用，因為把他煩死了。

當然，這是每個人不同的生活態度，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如此。

物質生活太講究，器具功用複雜細膩，美其名是科技進步，社會文明。其實，這樣豐富的科技文化不一定能充實人的精神。用這個，用那個，反而把人的心神束縛起來，甚至帶來罣礙，而不能灑脫自在。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意義？這麼多科技的價值在那裏呢？有人不禁尋思起來。

以上涉及兩個問題，一是生活步調，一是物質文明。依學佛人看，兩者都不難適度調整，予以平衡，這才是最圓滿、最恰當的原則。

《雜阿含經》有一則譬喻，很有智慧和啓發性。一位名叫二十億耳的修行人，長期不能開悟，十分煩惱，便去請教佛陀。佛陀馬上舉出彈琴的譬喻——弦線太緊或太鬆，都彈不出悅耳的聲音，只有不急不緩，穩穩健健，才能

彈出優雅的曲調。這則譬喻讓人領悟生活步調也該如此。衝勁太快，時刻奔波，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；步調太慢，整天懶慵慵，也容易怠惰，創造不出高度文明。只有不快不慢，適度進展最好。

有一次，我讀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，作者是日本人，他譏諷日本人為「經濟動物」，無疑成了「畜生」，全在六道輪迴的畜生道，整天為工作而工作，不肯稍為休息，跟牛馬沒有什麼兩樣，也跟法國人主張為遊玩才工作的生活態度背道而馳。

如果人是為工作而生，那怎能配稱文明人？又怎能修習佛法？所以，佛陀希望人稍微懶惰一點，而最落實的作法是控制物欲，不要貪婪地想要「這個東西」、「那個東西」。這樣才有輕鬆的日子。

我想，佛教主張清心寡欲，目的也是要輕鬆過日子。

物質文明也一樣，科技發明是用來改善生活，方便過日子。但是，世人不要受制於器物，或對五花八門的製品產生厭憎感，否則，等於作繭自縛，不蒙其利，反受其害，何苦來哉？說真的，器皿家具夠用就好，何必擁有太

多？

若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誤解科技發明可以超脫或洗滌人的心境，殊屬不對。例如滿街KT V和卡拉OK，或在房間裡堆滿電器產品，美其名曰設備現代化的家庭，這樣是不是能讓人自在悠閒、毫無苦惱？答案當然不言可喻。所以，簡樸的物質生活非常值得肯定。物質文明對於人類精神的豐盈有相當的局限性，現代人千萬要明白。

我想，學佛人不該天天計較衣食好壞，講究行住舒適，生活器物要樣樣齊全，這種以物質為重的生活，很難體驗精神世界，也不會去找尋心靈糧食。有一次，我聽法印寺的印海法師說：「學佛修持，不是不要物質，最要緊的是要精神勝於物質，這樣才能自在灑脫，自己做生活的主人。」

古德如希遷禪師以石穴為家，大梅禪師以松子為食，高峰禪師冬夏一衲，大隨禪師八十行腳，他們不管肉體怎樣困苦，物質怎樣貧乏，仍堅持精神勝過一切，而絕不囿於豐富的物質享受，值得恭敬，值得學習。

當然，現代人學佛不必刻意苦行，那不是究竟解脫之道，但相當程度地克制物質的貪欲

是必要的，有用的。

做人難、為僧也難

報載一位年輕詩人寫了一首新詩（僧人），其中一句是：

做人太難了

不如為僧。

依我猜，意謂和尚出世與人無爭，又不愁生活，實在比做一個普通人單純舒服多了。我不敢肯定這位詩人不是正信佛教徒，若是，應該知道為僧比做普通人難多了。所謂出家是大丈夫事業，不是凡夫所能為，絕非外人想像那樣輕鬆容易，縱非萬分難，也跟做人一樣難。

再說那位詩人說「做人太難」，不知他要做什麼人？若是普通奉公守法、欲望不多的人，則何難之有？就怕他對這個器世間，滿懷太美好、太遠大的理想，而放眼當前一切都非他所能接受，失望之餘，忍不住嘆氣「做人太難」；果真這樣，是可以理解的，值得同情的，但不值得鼓勵。因為年紀輕輕，就這樣老氣橫秋，想出世逃避，根本不是現代年輕人的生觀，尤其不值得學佛人做效。

沒錯，娑婆世間夠苦惱，如何做人如何生活要有智慧，不是光有學問、技術能解決三餐

就可以，否則，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活得不耐煩，痛苦不堪了。沒有生活智慧，大概就是那位年輕詩人浩嘆的原因。

那麼，生活智慧怎樣才能獲得呢？很簡單，落實戒定慧三學——持戒、修定、再求慧。這些戒條不只是佛教的東西，而是一般人最起碼的生活規範。例如五戒——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其中，不偷盜和不飲酒是美國海軍官校的校訓。可見生活沒有規律、沒有基本的道德意識，生活不可能上軌道，必然散漫糜爛，這一來，何來內心鎮定和主見？目睹花花世界，人事糾紛，不禁胡思亂想，結果，不可能生出智慧，來對治各種煩惱，才會嘆說「做人太難」，這也是時下年輕人共鳴吧！

出家「為僧」也從凡夫開始，修持戒、定、慧，始能脫離苦惱。他們必須專業和專心在這方面。不僅守五戒，還守更徹底和完整的出家戒，其艱苦不是外人所能想像。同樣地，若他們持戒不穩，便得不到定力，遑論智慧？結果，苦惱不斷，也許比做人更難。所謂「出了這個家，又進入那個家」，顛顛倒倒，苦惱無窮。這樣，還不如不為僧，做個凡夫落得輕鬆！

為僧為尼都知道，苦惱的根本來自七情六慾，而七情六慾又淵源於人的六根——眼耳鼻舌身意，它們不斷對外攀緣，讓人心煩意亂。《雜阿含經》有一則譬喻很清楚，某人在房間飼養六種動物：狗、鳥、毒蛇、狐狸、鱷魚和猴子。牠們被緊緊綁在一根柱子上。其實，牠們都不想留在家裏，只想去自己喜歡的地方。例如狗想去村子裏；鳥兒想飛向天空；蛇要進洞穴；狐狸要去土塚；鱷魚要到大海，而猴子巴不得去森林。雖然，牠們都極想去自己喜歡的所在，可惜都被綁在一根柱子上，動彈不得。這樣當然沒奈何，一步也走不開了。

人的六種官能有如這六種動物，日夜想追求自己所希望的對象。例如眼睛想看喜歡的顏色，不屑一顧不中意的色彩；耳朵只愛聽動人的聲音，但都忠言逆耳；鼻孔只想聞香氣，卻厭憎臭氣；舌頭只想嚐佳味，而厭憎苦味；身體只想觸及柔軟物，而避免不喜歡的觸覺；內心只想開心的事，逃避現實切身的問題。人的這六種官能接受外境的訊息，若不修持佛法予以解脫，則八苦繫縛，永墮生死輪迴。

弘一大師說過：「出家人受戒之後，若不持戒，所犯的罪，比不受戒的人要加倍的大。」持戒是解脫煩惱的第一步，若能落實，

才有定力，不會被五彩繽紛的外境搞得團團轉，之後，智慧才會慢慢生起，逐漸出離五欲，得到歡喜。那位詩人說「做人太難」，想必意指「做人太苦」了。那麼，不論是否佛教徒，包括外教徒，都不妨將這戒定慧三學當作離苦得樂的不二祕訣。

一代高僧廣欽老和尚談到「修行的絆腳石」時，說得很坦率，足見為僧為尼都不容易。他說：「總說別人不好，自己好，說好就高興，說不好就難過，這就是你我相。修行如有你我相，則修行不安，若存我相，每樣事都有我，把我看得很重，分得很清楚，這樣對我們不利，而且天天都有煩惱……。若著於六根の色聲香味觸法等相，那就不能開智慧了。不去貪嗔癡也無法開智慧。」

證嚴法師也說：「人生這段路並不長，但確實不好走，所以必須步步謹慎，切莫讓它迷了路，走錯了方向。修行一定要禁得起磨練，磨練自己的動心成為靜心，使自己在動的境界中不動心。修行是分分秒秒，日年年，永恒不已的。」做人有煩惱，是因為我執的關係。以「我」的自私心理為中心。以自我為大，不但使自己痛苦，也影響周圍的人群跟著爭執痛苦。忘我才能於修心養性中造就身心健

康和幸福的人生觀，這是歷代高僧大德的肺腑之言。

縱使做人太難，為僧也不容易，但也別忘了六道輪迴中出生為人，彷彿盲龜鑽進浮木，難上加難，所以要特別珍惜。天下無難事，只要能悟解《八大人覺經》所說：「多欲為苦，生死疲勞，從貪欲起；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。」

那麼，什麼難事都能迎刃而解了。

